

那一年洛杉磯的夏天特別炎熱，到了下午，溽暑更加迫人。讓生活於這裡的大家，簡直無法在白花花的太陽底下多做停留。

一天下午，當欽和匆匆啟鎖打開大門，走進客廳時，只聽到從樓上泰仁的房間，傳來一陣奇怪的碰撞聲音。他好奇地走上樓去，推開了半掩的房門，看到泰仁赤條條地張著兩隻外表細長清瘦，卻又顯得強壯結實的臂膀，環抱一個橫躺著的金髮女人，汗流浹背。哼哼哧哧，氣喘吁吁。

「真是活見鬼！」

台灣鄉下傳說，看到這碼子事，是最倒楣不過的。有人因此做生意虧大錢，有人無端的在身體那裡就長起瘡癤來。他咒罵了一句，心裡老大不高興。

不久，泰仁帶著那女人下樓，把她送走。

臨出門，那女人對著欽和咧開嘴一笑。欽和沒料到有這一著，手腳突然不知所措，笑也不是，點頭也不對。

泰仁只當什麼也沒看見，自顧自地把皮帶穿進褲耳，臉色有點羞赧地說：

「阿兄，你沒有告訴我，你要提早回來！」

欽和睨了他一眼，沒有好氣的搖搖頭。

「你天天在外頭鬼混，看到你的時候，又是這樣不三不四地亂攪。你那裡給過我時間，同你說話？」

泰仁穿好了衣服，往沙發一靠，溫順地說：

「阿兄，你只要吩咐，我那有不聽你的？你要我念書，我不是每天乖乖地到學校去？回家以後，該準備的功課，我都沒有忘記！」

「我要你好好念書，可沒叫你亂玩！」欽和的視線並沒有離開泰仁。

泰仁從襯衫口袋掏出一支香煙，故作瀟灑地彈了幾下，掛到嘴唇，嬉皮笑臉說：

「弄個女人，怎麼能夠算是亂玩？我都是二十幾歲的人了，本來就有那種需要。何況我們在台灣，朋友們聊起來，總說這一輩子一定要找個金髮女郎上床。我現在有這種機會，不玩白不玩！這實在不能說是亂玩。」

「你到底在講什麼？」欽和皺皺眉頭，說：「人總該有點廉恥，何況我要你到美國來的目的，是為了念書。不是……」

「阿兄，」泰仁不待欽和說完，馬上接口，調侃地說：「看你一天窮忙，就不懂得享受人生。你沒有聽說過『今夜有女今夜……！』」

「你算了吧！你！」

欽和沒有讓他說完，厭煩地制止他。

對於這個弟弟，欽和愈來愈覺得頭痛。小時候，泰仁長得聰明，很得人喜歡，加上兩個人年紀相差十幾歲，因此，他特別鍾愛泰仁。也因為這樣，在前一陣子家裡幾次來信中，提到泰仁念書雖然不賴，生活起居卻往往叫人不忍領教以後，他提議並向家裡保證負責弟弟來美深造。他覺得美國這個地方，大家每天都生活得急急忙忙的，很不容易有什麼空閒遊蕩，來這裡應該可以改變一個人的惡習。沒有想到弟弟卻依然故我，書，固然照念；玩，還是依舊照來不誤。甚至變本加厲，讓他感到連說都不知從那裡說起。

看到欽和一副正經八百的面孔，泰仁反而想趁機多講些話打趣他哥哥，同時發發牢騷。他知道他最近心情不佳，這都是他哥哥太古板，叫他難以調適。

「唉呀！阿兄，看你滿臉通紅，就知道你在充血的時候，大概沒有疏通的習慣。早就跨過『而立』之年，女人的味道，一次也沒有聞過。不是我說你，當個老處男，死了也賺不到貞節牌坊。你們早來美國的人，就是一副死腦筋，不曉得逢場作戲。你那些在台灣的老同學，早就成家立業，外頭還有午妻、晨妻。……」

泰仁一逕吊兒郎當地貧嘴。欽和很不習慣，沉著臉說：

「我不知道你們在台灣的人，怎麼會變得那麼下作？我們過去只要接到女孩子的信，便會鬧得滿城風雨，躲躲閃閃的，還怕人家背後說話。那有像你們這樣顛三倒四、不正不經的，被人家撞見了，還能大模大樣的替自己擺門面，甚至嘲笑別人，教訓起人家來了！」

泰仁點燃了香煙，抽了一口。說道：

「不是我們犯賤，不知自愛。在台灣那種地方，除了猛賺錢，猛花錢，生活上就是悶，悶得叫人透不過氣。一個人要真正安安穩穩的過日子，豈是那麼容易的？」

「你就懂得替自己找下台階！」

「我發誓：人同此心，心同此理。我並不是在替自己找下台階，你要是遇見台灣來的人，問問看，你就知道我沒有騙你。」泰仁又抽了一口煙，頓了一下。說：「其實，大家並沒有完全迷失自己，是非觀念還是有的。但面對那股無所不在，陰森森而捉摸不定的惡勢力，我們又能夠怎麼樣？」

欽和朝泰仁瞥了一眼，說：

「不是有很多人，站起來反抗嗎？」

泰仁吐了一團霧，說：

「結果，他們都啣鐐入獄！」

「我得到的消息，卻是接棒的人，愈來愈多！」欽和撥開雲霧，很清楚的說：「不但在台灣，就是在外國，許許多多的人都為了追求台灣人的幸福，一個個投身於這個運動。」

說到這裡，只聽到有人按了門鈴。欽和打開門，探頭問道：

「大家都到齊了嗎？」

泰仁聽到外面的人，回應了一句：

「我們先把材料送來，他們等一下會一起來。——你打算讓我們在那裡工作？」

「在後院！」

之後，便是一陣搬動器材的聲音。不一會，只見欽和領著兩個人，搬進一堆有色硬紙板、木條以及一個大紙袋，通過客廳，走到後院。泰仁在他們出現時，頷首招呼，隨後也從他們手裡分了一些東西，幫他們拿著，跟在後面走。

到了後院，放好了東西，欽和順便為大家介紹。來的人，一個年輕人叫小林，另一個年紀大一些的是老陳。

泰仁是頭一次遇到小林。老陳的照片，倒是以前在雜誌的封面上見過。

老陳曾經在台灣南部當過縣議員，因為痛恨官商勾結，蓄意轉變一些山胞的土地所有權，遂不斷在縣議會仗義執言，揭發了黑幕，甚至開罪不少中央級的官員。更因為憤於官方的公然侵佔，帶動山胞起而反抗，並把被侵佔山上，那些建商的未完成建築物，放一把火燃燒。結果被誣陷害，身繫囹圄。最後當他設法逃奔自由，抵達美國時，台灣人社會一般都感到興奮不已。

泰仁看到老陳，除了一份尊敬，也帶有一份好奇。他不知道目前老陳在美國有沒有工作？他是靠什麼生活的？

這時，小林從他們帶來的大紙袋中，拿出文具紙張遞給欽和。說：

「能不能趕快把海報做好，我們可以早點送到印刷廠去。今天晚上還有別的節目，我們要趕去參加。」

欽和接過東西，順口問說：

「這一次，希望更多人參加集會和遊行。你有沒有請多一些朋友，幫忙張貼海報？」

小林興奮地回答，說：

「在我還沒有開口以前，要遊行的消息一傳出去，很多人便主動打電話向我們連絡，問我們需不需要幫忙？有幾個做生意的，還送錢過來，其中一部份，指明是要替工作人員加餐。」

「加什麼餐？難道他們不明白，我們做的都是義工嗎？」老陳聽到小林的話，帶著不屑的口吻，說：「我們要的是他們的共同參與，不希罕他們的同情和施捨！」

「你在講什麼嘛！」欽和搖搖頭，笑著說：「這也是人家的一番好意，我們不加餐也沒關係，你還可以用到別的地方。幹什麼要生人家的氣？」

「生氣？我當然生氣！——我敢同你打賭，他們絕對不會拿出多少錢。」老陳憤憤不平地說。

「拿一點，算一點。你總不能期待每一個人，都像我們一樣，又出力又出錢！」欽和說。

「就是說呀，大家這樣又出力又出錢，就沒有聽到誰在討什麼功勞。那些生意人隨便掏幾塊錢，馬上就指派錢要如何使用！」老陳說。

「就是你的意見多！」欽和的語調很乾脆，但手足情的責備多於挑釁性的嘲諷。

老陳不理會欽和的揶揄，冷著面說：

「這些人呀！真是不見棺材不流淚。過去台灣一有什麼風吹草動，國民黨老是歸咎於『一小撮台獨』滋事生端，而且暗地裡狠心派人打殺無辜。在海外的人，儘說『可憐！可憐！』、『可惡！可惡！』，究竟有多少人真正把台灣的事，當成自己的責任？現在可好了，他們終於伸手抓走『民主鬥士』李重義，這條路畢竟走到了它的盡頭。那些做生意的人，還不知死活，以為這麼表示一下，意思意思，花錢消災，天下就太平了！不知道有一天搞政治的人，都不講話，不能講話了，只怕國民黨要對一般人開刀。我就不知道那些做生意的，那時候要往那裡逃？」

全屋子裡，一時除了欽和製作海報沙沙作響以外，變得鴉雀無聲。欽和知道老陳過去受到國民黨的迫害，看問題自然有不同的角度。尤其是求好心切，說的話，不儘然是別人愛聽的。有時能勸就勸，不聽勸的話，也只好由他去。

泰仁則為李重義被捕的消息，感到一陣震盪。他知道李重義本來是很有地位的黨外領袖，批評國民黨，常常能夠一針見血，擊中要害。後來一起打拼的朋友，一個個被禁落難，他似乎變得謹言慎行，本來辦得有聲有色的雜誌，也開始出現照本宣科的痕跡，銳氣盡失，雜誌的銷路，據說一落千丈。也許他有什麼苦衷，也許他在期待來日，不過一般人是不会諒解的。有一些年輕人，甚至指稱他變成國民黨黨友，就會放水，公然表示他們的失望和唾棄。像這種人，國民黨再怎麼說，也該放他一馬才對。真沒想到結果還是把他抓走，泰仁感到實在難以理解。

「他們為什麼要抓李重義？」泰仁沒有選擇對象地問。

「為什麼抓？很簡單。」老陳當仁不讓地回答，說：「講話激烈，態度作對的，早就全部抓光了！後來便開始抓那些看起來不順眼的。李重義最近好像不太說話，可是過去提了不少國民黨的毛病。他們懷恨在心，蓄意在雞蛋裡挑骨頭，逮捕他，不過是早晚的問題。」

「他們連裝個民主的樣子，都不要了？」泰仁又問。

「民主？他們心目中那裡有個什麼民主？過去跟著人家空喊民主，那只不過是反抗他們的聲音太大，他們只有裝模做樣，再伺機下手！」說到這裡，老陳嘆了一口無可奈何的氣，惋惜的說：「上次看到李重義，我便勸告他，不可改變作風，該說的話還是要說出來。在那些朋友被關進去以後，他變成大家的希望，大家一定注目看著他。他不講話，別人也不敢講話。這一來，反對的勢力就無法結集。假如他能夠勇往直前，繼續反抗，年輕人必然跟著風起雲湧，勢力一大，國民黨抓不勝抓，這才是運動的要領。革命不如此，便無法成功。可惜他不聽我的經驗之談，落到今天這種淒慘的地步！」

小林很不以為然地說：

「在那種環境，李重義能夠撐住幾份黨外刊物，總算不錯的了！」

「不然，革命工作千萬不能自我陶醉。」老陳說：「我們要看原則，也要看方法。達不到革命目的，所有的工作即使搞得轟轟烈烈，換得一般民眾的掌聲，還是無濟於事，做了只是白做，有時反而有害。」

「你的意思，難道是一味的打，不計後果的打？」小林瞪著眼睛，詫異地問。

「對！就是打！不過這不是不計後果。」老陳激昂地說：「我最瞧不起你們海外的讀書人了！儘是理論。發明什麼潑油點火的理論，卻把行動移到夢中去，這不是自欺欺人嗎？搞了幾十年，還是原地踏步。這算什麼運動？」

「時機沒有成熟，就去蠻幹。失敗了！由誰負責？」小林完全無法同意。

「時機有沒有成熟，不去試，怎麼會知道？」老陳繃著一張臉，說：「革命只看成功的一面。失敗了，重新來過。誰不服氣，誰跳進來。台灣的前途，愈來愈飄搖，不革命，人民一定繼續痛苦下去；革命了，即使有什麼挫折，多少還有一點希望。事情便是這麼清楚！」

「你這麼說，倒好像有人主張不革命。這太不公平了！」小林抗議道。

老陳清一清喉嚨，平靜地說：

「大家嘴裡當然不會說。不過看看你們所做的是什麼？不都是做些馬後炮的工作嗎？平時漠不關心，一等到台灣有人被抓被殺，大家才開會追悼，遊行抗議，再沒有進一步的行動。這能算是革命嗎？——革命，一定要發掘問題，製造問題，解決問題。怕時機不成熟，大家合力製造出來。不能只是空想，空等待。」

「發掘問題，誰不想？製造問題，在海外，我們又能怎麼做？」小林搖搖頭，表示難以置信。

「這還不簡單？」老陳不屑地撇撇嘴說：「就說你們要做的示威遊行吧！大家聚在一起，呼呼口號，發洩憤怒，然後解散回家。結果遊不遊行，完全沒有差別，天下依然太平，姓蔣的依然老神在在。所以……」

「難道還有更有效的方法？」小林用眼睛瞄老陳一下，有些悻悻然。

「當然有！我們可以到唐人街去買幾面大一點的『中華民國』國旗，再買桶汽油，在遊行時，把那些垃圾旗子點上汽油當場焚燒……」

「等等，這裡是美國，我們總要遵守人家的法律。」小林大搖其頭，期期以為不可。

「我不知道美國的法律，但在越戰期間，電視畫面常常出現反戰人士在焚燒美國國旗。人家可以做，憑什麼我們就不可以？」老陳反駁說。

「不行！不行！那太激烈了！」小林完全無意讓步。

「不激烈，怎麼引起別人的注意？你不讓他們注意、重視，人家根本不理會我們的訴求！」

「太可怕了，那我們不就成了暴力份子？」

「我們只是在反抗國民黨的政府暴力，怎麼就成了暴力份子？」老陳理直氣壯地說。

一時間，空氣充滿緊張，好像什麼事即將發生。

「好了！好了！大家研究一下，看看那幾張比較適當。排出來，好送出去印！」欽和聽到大家說得夠多、夠熱，為了怕引起無法收拾的紛爭，遂乘機把寫好的海報攤開，讓他們做個選擇。

冷靜了一下，幾個人交換一些意見。決定了其中三張，無論就形式的設計或內容，都是上乘的，由小林送去印刷廠。

稍後打算一起工作的人都到齊，欽和把準備好的大毛筆和墨汁拿出來，把色紙平放在地板，揮動大筆，開始寫上遊行用的各種標語：

「打倒蔣政權。」

「維護人權。」

「釋放李重義。」

……。

老陳在旁邊看了一陣，搖頭苦笑說：

「你寫了又寫，寫了這麼多年，卻一點都不嫌累。也真虧有你！」

欽和運著筆，順口說：

「我當然也想過退休，讓別人來做。不過想到那麼多人，為了確保台灣人的幸福，自己的自由反而失掉。假如我不替他們說話，心裡肯定會感到不安，晚上恐怕就會睡不好覺！」

「這一點就是我最敬重你的地方。你不像一般留學生，把運動當成『副業』，興趣來了，才參加一下。」

欽和擱下筆，說：

「其實這是你錯怪了大家。一個社會腐敗到必須革命才能解決問題，它的原因必然不止看得見的一部份。換一句話說，政治、經濟、社會、教育、文化，乃至哲學、宗教，各方面都有必須改革的地方。而且由於思維方法和經驗感受的不同，大家所站的角度，便會有所不同。」

「我覺得都是國民黨壞，我們才要革命。其他的，等革命成功了，自然就會解決。」

「那是你個人的看法，我相信別人也有別人的看法。我所不能理解的是，為什麼大家的目標一致，卻任性把別人的優點縮小，缺點放大。彼此攻擊，互相摧殘，無端造成更多的困擾？」

「你不知道我們這種逃難出來的人，一心一意急著要回去。看著別人空口說白話，卻不肯付諸行動，心裡就不高興！」

「我很了解你的心情，我也相信其他人願意為革命犧牲的赤誠。」欽和停了一下，平靜地說：

「我告訴你一個經驗，假如你和更多人接觸，你就會受到更大的鼓舞。有的人雖然不開口說話，叫他做事，他就默默地承接下來。有的人表面上很冷淡，其實暗地裡，卻捐了不少錢。」

「依照你這麼說，我們的運動環境正是『形勢一片大好』，為什麼革命還不成功？」老陳遲疑了一下，態度認真地問。

欽和擠出一副慘澹的笑容，說：

「我承認這是我們的努力不夠。當你個別理解別人，會清楚地感到躍動的力量。可是等你期待這些力量能夠匯集，卻突然發現很多能幹的人，誰也瞧不起誰。」

「對！就是這個毛病！」老陳附合著說。

欽和繼續說：

「大家在一起時，往往要先估量對方。你是博士？我是麻州理工學院的博士；你是醫生？我是醫院院長。好了，這樣比來比去，結果把一股大力是抵銷、分散，實在是太可惜了。這就是為什麼我平時會儘量多做事，少講話的原因。」

「這麼說，你沒有主見。這樣跟著別人亂跑，就不怕跟錯了，將來空自懊悔？」

「誰說我在跟別人亂跑？除了嚮往台灣獨立，我個人別無什麼主張，因為我不是政治人物，對一般的政治也沒有興趣。所以我在參加運動時，經過判斷，若以為是絕對錯的事，我不會做。不過基本上，經過大家討論，決議通過的事，我很少不接受。」

「那不是成了老好人？」

「那倒也未必。因為我覺得有些問題，只是出在方法，和原則卻沒有關係。譬如有些人，以為遊行示威是最浪費人力、財力。不過再深入去探討，透過這個機會，我們能夠多認識朋友，結交朋友，事後就可以一起工作。」

「交朋友，那有那麼容易？」

「當然沒有那麼容易。不過等到大家都認為必須提昇境界，那自然就是一種進步。到那時候，理論和行動就比較容易配合，許多無謂的爭吵，就可以避免。」

泰仁入神地聆聽兩個人的討論，幾個幫忙的人也陸續到齊。彼此點頭寒暄了一下，有一個馬上開始書寫英文標語，其他的人，也拿起欽和寫就的中文標語，釘到木條上。

泰仁若有所思地問道：

「這木條好像太薄了，為什麼不使用木棍，碰到壞人來挑釁，我們就可以打回去。」

旁邊有個人解釋，說：

「正因為防備人家打架，警察局規定只能使用兩吋寬，四分之一吋厚的木條，否則不准遊行。」

泰仁好像要爭辯什麼，但沉思了一下，覺得有人在課餘或下班後，為了故鄉的前途花錢出力；像老陳那樣，則根本忘了自個兒的生存條件，一心一意，所想所做的，還是台灣人的事。雖然他們因為理念不同引發爭論，他不明白孰是孰非，但至少清楚他不能再加添亂。便彎下腰，拿起木條和紙板，學著別人的樣子，也開始裝釘。

欽和本來擔心泰仁那種好辯的個性，容易得罪人。但是他卻發現泰仁開始默默地跟著別人一起工作，心裡興起一陣欣慰。

多少年過去，洛杉磯依舊有時艷陽高照；有時黑雲密佈，但通常都是風和日麗、景色怡人。而一些關懷故鄉的台灣人，依然不斷的在僑二中心或辦事處 **TECO** 前示威遊行。誰知這算不算台灣人的宿命？每次看到另一個世代為了另一個訴求打拼時，欽和多麼希望再次年輕，再次走進人群，不落人後。